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国家短篇小说选

(三)

姜浩 译

周伟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意〕伊·西龙内	
探监	员
〔意〕焦·萨维亚内	
我俩并不孤独	怨
〔意〕切·帕维塞	
城市	園
〔意〕朱·托·迪·兰佩杜萨	
莉海娅	獭
〔意〕温杜里	
一个德国人的假期	猿
〔意〕奥尔黛赛	
眼镜	员
〔意〕加·邓南遮	
安娜姑娘	園

探 监

〔意〕伊·西龙内

我凝望着他们顺着荒凉的尘土路越走越远。两个军警把一个戴着手铐、光着脚、衣服破破烂烂的小矮子夹在中间。小矮子一蹦一跳地走着，就像在跳一种笨拙的蹦蹦舞，也许他天生就是个瘸子，也许是刚刚受了伤。夏天，太阳耀眼，那两根法律的支柱身穿阴森可怖的黑制服，小矮子夹在他们中间，相形之下，使我觉得他如同一头陷于绝境的野兽，已经离死不远了。他背着一个包袱，每跳一下，包袱里面就吱吱地响，仿佛有只知了在叫。

这个可怜人的模样很滑稽。他走过来时，我正坐在门外台阶上，对着膝盖上的识字课本，跟神秘的元音和辅音纠缠不清。这件出乎意料的趣事使我不由得高兴起来。我转来转去正想找个机会跟他逗逗乐，屋里传来我爹沉重的脚步声。

“你瞧，你瞧，他多滑稽，是吧？”我笑嘻嘻地说。可是我爹狠狠地瞪我一眼，一把拽过我来，拧着我的耳朵，把我拖进他的房间。我从来没见他对我发过这么大的火。

“我做了什么错事啦？”我揉着拧痛了的耳朵问道。

“什么时候都不允许你拿犯人开心。”

“干吗不许呀？”

“因为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再说，没准他受了冤屈，你怎么知道呢？无论怎么说，应该同情他才对。”

— 员 —



我爹没再说别的，就走出去了。我一个人呆在屋里，被这件新鲜事弄得莫名其妙。元音、辅音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联系再也引不起我的趣味了。

那天晚上我爹做了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到了该睡觉的时候他没打发我上床，反倒带我上广场去了。往常他都是和朋友们一起待在互助会会馆旁边，那天他却到绅士咖啡馆外面的一个大桌子边坐了下来。那是本地上流人士大热天晚上纳凉的地方，地区法官就在我们旁边的桌子坐着，正和医生闲聊。

“今天逮的那个人犯了什么事儿？”我爹向法官问道。他们俩关系不错。

“偷东西。”法官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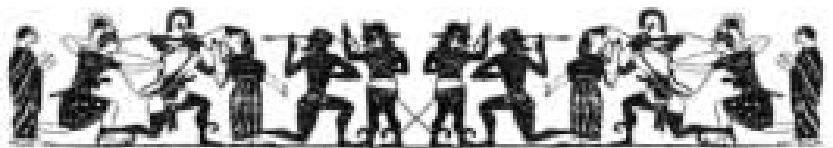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是哪儿的？”我爹想弄清楚，“是个流浪汉吧？再不就是找不着工作？”

“他在砖厂干活，”法官说，“好像是偷了厂主的什么东西，是不是碰巧也偷了你的东西啦？”

“怪了，”我爹说，“我瞧见他的时候，看他那个打扮，光着脚丫子，破衣烂衫的，我还以为他是被人偷光了，原来倒是他偷了人家的。”

那时候在我们住的那条街上，像这样戴着手铐被军警押送的倒霉鬼并不罕见，因为在我们地区法院管辖下的几个村里抓到的犯人都是打这儿过，由于弄不到车子，他们只好徒步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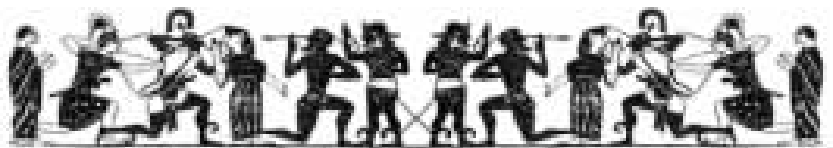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们村的老庄子乱七八糟地坐落在半山腰上。山顶有一个古堡的废墟，村子里密密麻麻地挤满了农民的破屋子、到处都是马棚、牛棚、用石块苦心垒起来的猪窝，还有两座教



堂和几处荒废了的大宅子。可是近年来因为人口越来越多，村庄就向山谷延伸下去，布满了河的两岸。我们那条街正是通往福齐诺平原的要道，是一条热闹嘈杂的大街。这条大街不但脏，而且高低不平，起伏不定，就像山间的河床一样。那些沟渠水洼里面，冬天满是泥泞、积雪，夏天则是尘土。街两边的房屋大部分是两层楼，没法防御泥泞、尘土和嘈杂，里面住的大多是手艺人，他们对于制造这些泥泞、尘土和嘈杂，事实上作了积极的贡献。

每回清晨天蒙蒙亮，我们那条街上就能看见一队队山羊、绵羊、驴子、骡子、母牛、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大车、到平原去干活儿的农民。每天晚上一到天黑，庄稼人和牲口的队伍慢腾腾懒洋洋地向相反的方向前进。这段时间里，街两边，房屋前头，就都是手艺人——木匠、鞋匠、铁匠、铜匠、做大车的、做木桶的、染布的——以及他们大大小小的干活家什，而街中间呢，则是没头没尾的一长串运“红土”的小骡车，一辆跟着一辆拉过去。那种“红土”是用非常原始的方法从附近山里一个古旧而贫瘠的铁矾土矿上开采出来，从那里运到火车站的。全村没一个人知道这种“红土”日后有什么用处。赶上下雨下雪的日子，常常能见到一辆车子的轱辘陷进被泥泞掩平了的坑洼里，于是这一大串运“红土”的车子在车把式们的咒骂声中一停就是好几个钟头。

过了几年，我爹第一次答应带我上福齐诺平原去，这对于我来说可是件大事情。我觉得一眨眼我已经长大啦。他很早就把我叫醒了，天还黑着呢，可是他已经在给公牛喂过料，饮完水，把车在大门前备好了。我惊奇地听到，房屋那边传来了织布机的声音，踏板和梭子在响着。我妈也已经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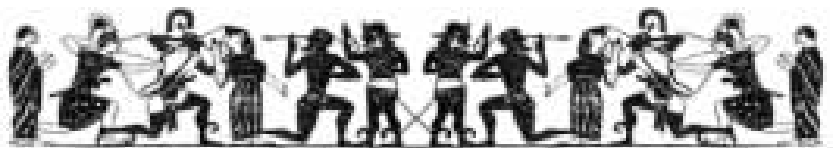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干活了。可是她马上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吃牛奶和面包，最后叮嘱我一些事情。我记得她严厉地警告我，到了福齐诺，不准在太阳地里坐着。“头一回下地干活的人，差不多十个有十个都会中暑。”她对我说，然后送我上车。每一件小事都能使我更加激动，晨光熹微中公牛的高大身躯，车上放的古朴的用具——犁、草袋子、水桶、酒桶、饭篮子——还有蓦然间照例而又有点意外的公鸡的啼鸣，所有这一切都象征着我就要参加的那热烈的生活。我们那块地有五里多远，在福齐诺平原的中间，因此我们得一大早就动身，并且在太阳升起以前到那里，不论对人对牛都有好处。

谁都知道，阉牛拉车和闲晃悠差不到哪儿去。不过这种慢慢腾腾倒挺适合我这种初次被允许参加成年人生活的孩子的心情。在大车和牲口的行列中，我一边打量着我前后的庄稼人，一边抑制住我的心情，学他们那样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使我奇怪的是，哪怕是朋友或者熟人，见了面也不过点点头。这不是过节，只是个平常日子。我爹闷着头在想心事，几乎一句话也不跟我说，我也不在乎，这证明我爹也认为我已经是大人啦。进了平原好一段路了，我回过头去望望，看到我们村子的景致，这真是我的意外发现。我从没见过它像现在这样完全展现在我面前，又好像远远地离开我所统治着河谷。简直认不出来了：光秃秃的山坡下，峡谷里面乱七八糟的一堆屋子。

越往平原上走，大队的庄稼人，骡子、大车，以及驴子，就逐渐地减少，各奔东西，最后只乘下我们自己了。这时候，我爹才突然发现他忘了带烟叶。看他那种神情，我猜到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没有烟抽，这整整的一天，他在酷

— 源 —



热的平原上可怎么熬呀？再穷的庄稼人也绝不会不抽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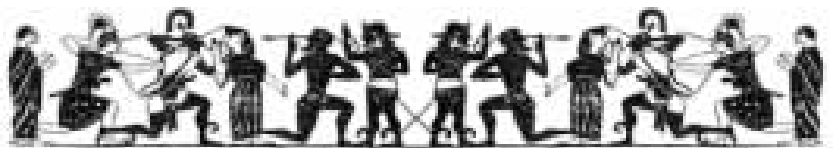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太阳已经升起来，我们到福齐诺也已经走了好半天，再回去拿是想都不用想。尤其让我痛心的是，我爹一个劲儿地念叨着：“我可从来也没忘记过，真是！真是！”这是不是意味着都怪我呢？我觉得丧气透了。对我来说那么值得纪念的一天，马上被一团乌云罩住了，到了我们那块地上，我爹将车卸下来；把牛套上犁，他一声不吭，连看也不看我一眼。两旁种着白杨的漫长的土路上一个人影都没有，紧挨我们的长方形土地上也杳无人迹。根本没有法子找个熟人给我爹分点儿烟叶。

我爹吆喝着公牛，正准备开始翻地，他向我招呼起来。

“来，拿着这个去，”他拿出一点钱说，“随便碰见什么人，问他买根雪茄，或是一点烟草。”

这时太阳已经挺猛了，大路上几乎不可能还有什么人。我爹脱掉上衣，举起铁棍，怒冲冲地吆喝着公牛。大路和田野之间隔着一道水渠，我无精打采地坐在长满青草的堤埂上。我望着我爹，他扶着犁，跟在牛后面，顺着笔直的灰白色犁沟缓缓地越走越远，然后又折回来，接着又在遍布烧焦的残梗的地里渐渐地走远。他闷头犁着，尽管太阳已经灼热烤人，他仍然不慌不忙地迈着均匀的步伐。高大的白杨树环绕着田野，树叶纹丝不动，一点风影都没有，水渠里浑浊的水看上去定住了，像死水一样，尽管坐在树荫里，我还是觉得闷得喘不过气来。我只觉得隐隐约约地要吐，困得要命，我于是想，当初要是待在家里就好了。可是快到中午时候，我爹的声音将我惊醒了。一个男人，骑着一头小毛驴，顺着大道向我们这边慢悠悠地走过来。看不见的蹄子将地上的尘

— 缘 —



“半支雪茄还要什么钱，”那人说，“哪儿有卖半支雪茄的。要么留着自己抽，要么送人。”

我没坚持，因为我一心想着去对我爹吹吹我的本事。

“邪气，”当我得意扬扬地把谈判经过给我爹讲完，我爹批评我说，“你起码应该问问人家叫什么呀。”

过了几年。一天傍晚，我正坐在大门前台阶上，膝盖上放着一本拉丁寓言，这时候我看见一个人打前面走过去，戴着手铐，旁边是两个军警。给我半支雪茄的那个人，正是他。我毫不犹豫，一下就认他来了，就在认出的那一刹那，我觉得心头猛地一震。我跳起来便去找我爹，要把发生的事告诉他，可是他不在家。我跑到我奶奶那里，接着又到广场上，可是谁也没瞧见他。找了好一会儿，最后在牛棚里找着了，他正在饮公牛。我那样子准是慌里慌张的。因此我爹一看见我，立刻问我是不是家里出事了。啊呀，可不是嘛，我说，于是一五一十地将经过说出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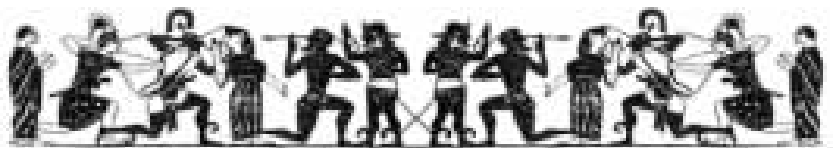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第二天礼拜天。望完弥撒，从教堂走出来，我在广场上找到我爹，我们已经约好了，他在那儿等我，然后带我去法官那儿。

“你自己来讲，”我爹说道，“说到头来，毕竟是你了解那个人，我却不了解。”

要讲的话并不长，可是我把所有的感情放进去了。法官微笑着听我说着。待我讲完了，法官就解释说，那个人被抓起来，是因为他偷了东西。

我惊讶得一句话都说不出。说他凶暴，说他同别人吵架把人打个半死，我都相信，然而说他是贼，我不相信。

“准是他干了什么事，让警察和法官以为他偷东西了，”



我爹还想解释解释，“他们准是误会了他，不过究竟是怎么回事，天晓得。”

法官挺好说话，给了我们一个通行证，允许我们到监狱里去探望那个人。他也把我的名字写在那上面了。在去往监狱的路上，我爹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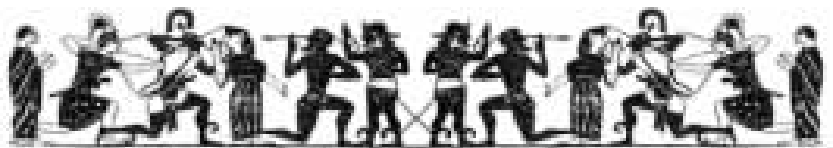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咱们应该送他一点儿小礼物，可是送什么呢？”

“送些雪茄烟，没有比那更合适的啦。”我出了个主意。

“这个主意可太妙了。”我爹说。

尽管年纪小，我仍然记得那次探监的细节，那是我第一次踏进那种地方。一跨过门槛，我的心便拼命地跳起来，跳得直痛。监狱看守将我们领进一间臭烘烘的小屋，微弱的光线从一扇小窗子的两条铁栅里透了进来。他向我们指指一面墙上的一个铁格窗洞，有一个人眼睛那么高，从那里我们可以和要见的犯人说话。为了睇见他，我不得不踮着脚尖。那个人一眼便把我认出来了，可把我乐坏啦。

— 愿 —



我俩并不孤独

〔意〕焦·萨维亚内

长久以来，我就在佛罗伦萨的大街小巷听说过这样一个驼背人：他常常目不转睛地盯着阿尔诺河，一会儿从河的这一边，一会儿又从河的那一边，呆呆地望着河水。一天傍晚，我看见他身子蜷伏在阿尔诺河堤坝上，仿佛下面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我也不由自主地弯下身看去，只有黄澄澄的河水湍急的流淌。

还有一次，他蜷缩的瘦骨嶙峋的身子竟然在我心中引起一股温柔的怜悯之情。他那长长的胳膊好像蜘蛛的两只长腿，摊放在河堤护墙上，伴着脑袋的转动，他蜷缩的脊背上突起的部分也转动起来。我没有勇气走上去和他说话，但是那两只富于思想的胳膊让我肃然起敬。

有一天，我又看到了他。他怔怔盯着河水，两肘架在河堤护墙上，头深深地埋在两手中间。我几乎忘却了自己是个女人，轻轻地走近他。他一双深沉的眼睛注视着河水，仿佛他的眼神要将河水无法摆脱的魔力传导给你一般。他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里。我渐渐地走近了他，近得差不多可以看见他的两鬓的太阳穴在跳动。河中的浪涛掀起来又落下去，发出巨大的响声，他的身子一动不动，宛如被这浪涛弹压在下面似的。我和他说话的时候，他一点也没有听见。于是，我举起一只手去摸他的肩膀，当我的手指差不多快要触到他单

— 怨 —



薄的衣服时，我又停了下来，手又缓缓地离开了，好让他尽情地欣赏他那奇妙的旋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真想再靠近他，我多么想了解他。想象力这玩意儿是极为丰富多采的。也可能会得出百千个答案。但是，任何一种想象都包含着我的、一个女人的想象，而且是有最富情感的想象。

但是，事实却超越了所有的想象。毛毛细雨不停地下，河水上涨，街道上到处都哗哗地淌着雨水。街上的行人匆匆忙忙地赶着路，在春天阴雨季节里，许多人总是手边带着伞。我向桥上走去，桥下河水凶猛地冲撞着桥孔。他就站在桥的中央，目光紧紧地盯着河水。几个孩子叽叽咕咕了一阵，不时打着手势。而后其中一个孩子极其敏捷地摸了他驼背一下。几个孩子撒腿跑开了，他们因自己的大胆举动而兴高采烈，眼里充满了快乐的笑意。但是，我的心里却泛起了一种厌恶的感觉。

驼背人并没有改变他的姿态。这时，我看见他衣着入时，潇洒典雅。我从他的身边走过，唯恐他会把孩子们的举动归咎于我，于是我加快步伐。当走到桥的尽头，我又转过身来。驼背人依然伫立在那里，双手扶着河堤护墙，目光注视着河水。

我看着他。然而，我可以断定他并没有把我和孩子们一样看待，于是我又走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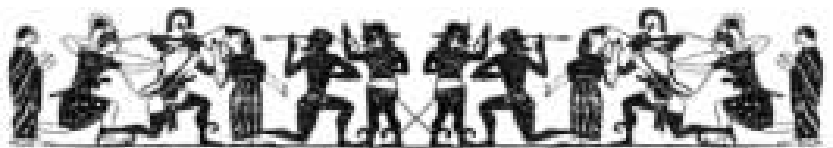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您好！”当我走近他身旁时，我说。

“您好！”我重复一遍。

他一动不动。

“请原谅，”我又说，“我……”

他缓缓地将目光从河水里抬起，转回身来面对着我。他



有一双明亮的眼睛，但是充满了忧郁和心思重重的神情。

毛毛细雨似乎疲倦了似的下得越来越小。沉默了一段时间，他微笑着说：“您是否也想摸摸我的驼背？……”

“不，”我否认道，“不是的！”

他对我的申辩感到讶异，低声说：“许多傻瓜都是这么做的。”

“我知道，但我只是想……”

“您想让我给您带来好运气，是吧？”他微笑着说。

“不，我告诉您，绝对不是这样的。”

“您不要认为会对我有什么不好。对一个漂亮的姑娘而言，我很愿意给她带来好运气。”

“我向您保证。”我坚持说。

他仔细端详着我。

“我只想知道，”我鼓起勇气说，“为什么……？”我吞吞吐吐。“很多次，我都看到您。”他的目光让我鼓起勇气，于是我一口气说道：“您为什么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河水？”

“我想象着自杀。”他一本正经的答道，“我知道我不会那样做。我只是喜欢思考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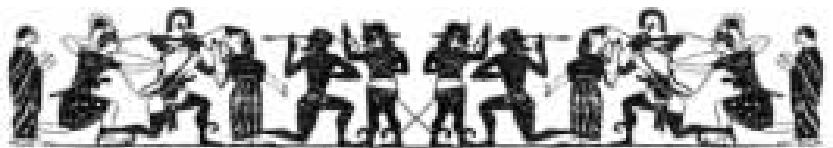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这是为什么？”出于职业本能我从容不迫地问他。

“是这样的，”他微微一笑，马上又用严肃的目光扫了我一眼，似乎判断我的理解能力，又发出一阵玩世不恭的笑声，“为了平衡四行。”

“四行？”我急切地追问道。

“嗯，是的，”他笑笑，以便让我打消各种怜悯他的恻隐之心，“我对这些四行深恶痛绝，尽管我还活着。”

“我一点也不明白。”我低声说。



“有什么不明白？”他立即问道，把后背靠在河堤护墙上，然后顺手掏出一个烟盒，送到我面前。

“不，我不抽烟。谢谢！”我说，但心里感到负疚，我怎么能抽他的烟呢！

“天气这么潮湿，抽烟您会感到舒服一点儿的。”他坚持说，“我非常喜欢下雨，我是在与它挑战。”说完又笑了起来。

“莫非这也是一个行吗？”我记起他刚才说过的想平衡四行的话，加重了我的语气。

“我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他一边说，一边从烟盒中取出香烟，独个吸了起来。

“我一点也搞不懂。”我重复这句话的同时，我似乎又开始有些明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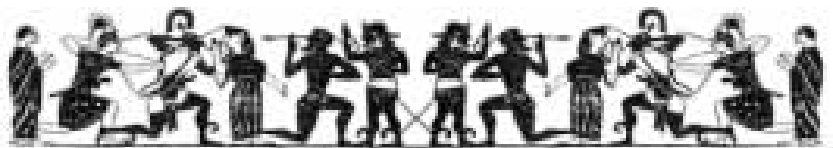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自然淘汰么。”他的话里没有一点抱怨的影子，没有一点悲伤的情感。“它要我死去，而我还活着，还要抽烟，我根本不在乎。”他真诚地向我坦白。

“那么您选中了河水？”我问道，这时我想起他有企图自杀的念头。

“是的，”他喃喃自语，“湍急的河水诱惑我死去，在我的想象里我似乎已经被旋涡吞没掉了。但我还站在这里，仍然要继续生存下去，我在这里体现我的生命力。您看……”他一面指着满涨的河流，汹涌的波涛撞击着桥墩，一面对我说，“您看，河水多么愤怒，它是撞击我呀。”他目光炯炯，说完又笑了起来，打开的嘴唇间露出坚硬整齐的牙齿。

“那您……？”我示意他继续讲下去。

他没有回答，只是盯着河水，雨水打湿了他的头发，花



白的头发散乱地粘在后颈上。我静静地听着河水发出的巨大的声响，估量我们站在上面的这座桥的桥孔的强度。这时，我和他一样觉得增加了生存的力量。

“其他人总把我当做一个低贱的人，”驼背人终于向着河水发出的声音说，“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一挑战的奥秘。我每天都在观察这条河。每天它都陪伴着我，让我摆脱了孤独。”

“难道您没有家吗？”我问他。

“没有。”他干巴巴地回答。

“难道连兄弟都没有吗？”

“来往很少，”他低声抱怨，“他们都是身体直立的正常人，没有任何生存下去的困难。”

“但是，您……？”我漫不经心地说，似乎有许多话要对他说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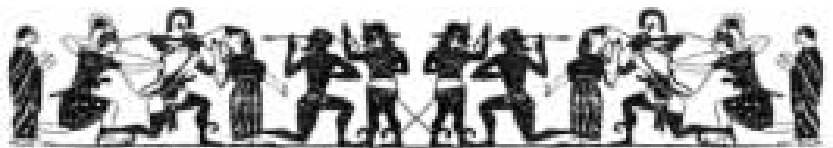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我站在这里，面对着河水，从它的狂野中我获得力量。它呼唤我，但这牢固的工程，”他抚摸着桥上的石头，接着说，“把我和它分开了。”他沉默了片刻。“不过，如果撞上什么傻瓜经过这里，就摸一下我的驼背。”他又笑了起来，笑声那么爽朗，那么坚强。细雨蒙蒙的天气好像也从这嘲弄的笑声中得到安慰，渐渐变得晴朗了。

“您从事什么工作？”我问他。

他仰起脖子，前胸嶙峋突起的驼峰显出来。他漫不经心地望着我，慢吞吞地说：“我喜欢您把我当做任何一个什么残废人都可以。”

“请别这样说呀！”

他用温柔和蔼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您真的不这样认为？”他说，“作为一个驼背人，那么我应该觉得自豪和欣慰



吗？”

“事情就是这样的，”年轻的同事毫无保留地告诉我，“我深深地爱上了他，爱他对生活的执著。我愿意把爱给予他。而现在，对我来说，他也是最大的给予。”

“你们这些女人就是这样。”我反驳说。当我看到如此一位可爱的美人竟然和一个驼背结合在一起时，心里充满无限的嫉妒。

“你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

“为什么？”我问她。

“因为你看待人的标准是他是否是一个驼背。”

“这之间有什么关系？”

“是的，你是种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不就是把黑人或黄种人，白人或犹太人分成不同等级吗，他们总认为自己高人一等。”

我根本不去考虑她说得是否有道理。我怎么也不能从我那些祖传的、异常强烈的大男子主义偏见中解放出来，而这些偏见又大大刺激了我的利己主义。我看着她，她的眼睛显得那么开放，仿佛能够容纳整个世界。

“你怎么办呢？”我问她，“莫非就这样不成？”

“什么这样不成？”

“就是你现在这种样子。”

“就是……？”她追问道。

“傻瓜！”我冲口而出，其实我是想说点其它什么。我很清楚，这样的用语和有着一副清秀容貌的她是格格不入的。

我注意着她。她默不作声，我不能断定她是否能够忍受来自同事的这种毫无恶意然而不太礼貌的粗话。她漂亮的小



鼻子只作了一个怪样，脸上没有任何表情，只在眼睛里露出温柔的神情。

“你怎么啦？”我热切地问她。

她一声不响。

“你怎么啦？”我又问她，为的是搞清楚自己一直不能理解的那些事情。

她想发笑，她终于笑了出来，然而眼里温柔的神情顿时不见了。

“请原谅我，”我对她说，“我并不想冒犯你的未婚夫。假如是我那么做了的话，请你原谅。这完全是因为嫉妒。”

“哎，你呀。”她喃喃自语。

这一次，我笑了，又问她：“你不会相信吧！”

“是的。”她说，她的脸上显露出心不在焉的表情。我立刻明白了，她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他。她实际上用他来对付我。事情很明显，她很喜欢他。

我妒火中烧。我又问她：“他到底是个什么人？”

“一个驼背。”她回答。

“我知道，但是他是做什么的？”

“这没有什么关系。”

“怎么会没有关系？！”

“没关系，因为我非常爱他。”

“假如他只是个驼背的话，你是不会对他好的。”我紧接着说道。

“不是。”她回答。

“那么……？”

“我原认为你完全明白了。”

— 员缘 —

